



評 劇

譜 鴛 鴦 點 巧 守 太 乔

保定市評劇團演出本



李波 浩然 天縱 刘繼 正揚 齐家 編劇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是根据今古奇观“乔太守巧点鸳鸯谱”一故事改編的，是一个故事曲折，趣味横生的喜剧。曾由保定市評剧团多次演出，并經群众提意見詳加修改，比原故事更加丰富、充实的剧本。

06

100417

4

評 劇

乔太守巧点鸳鸯谱

李波 浩然 天縱 刘繼 正揚 齐家

★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

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

★

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

787×1092¹/₃₂·24印張·48,000字

印数：1—12,000册 定价：(7)0.22元

統一書号 T10086·93

023

1960

譜 鴛 鴦 點 巧 守 太 喬

人 物 表

（以出場前后为序）：

李荣	刘秉义	巡丁甲
李家家院	刘璞	巡丁乙
賈六	賈氏	乔誠
裴九	孙珠姨	書吏
裴政	乳娘	衙役甲
裴家家人	孙玉郎	衙役乙
王氏	徐氏	衙役丙
丫环	徐文哥	衙役丁
刘慧娘	徐家老人家	

第 一 場 策 謀

〔李荣上，家院暗上。〕

李 荣：（引子）家业豪富，有权势，誰人不知。

（念）掌管团丁与錢粮，
家有金銀用斗量，

荣华富貴任俺享，
缺少如意美嬌娘。

俺李榮，在這杭州太守衙下，身為都管，掌管團丁錢糧，日進斗金，家財豪富，雖有三房四妾，只是缺少如意的佳人，難遂心願。本街開生藥店的老兒劉秉義，他有一女，名喚慧娘，生得甚是美貌，我有意將她娶過府來，做名妾小，豈不是晚年艷福。怎奈她早已許配人家，是怎樣想個主意拆散他們，弄到我手，才滿心願。

家院：老爺，何不把賈六先生請來，讓他想點主意，他一肚子心眼還怕辦不了這點事嗎？

李榮：對！我倒把他忘了，快快叫他來見！

家院：是。有請賈六先生。

〔賈六內聲：“哎喂”，上。〕

賈六：（念）鑽進權門路，
全靠機變術，
欺騙敲詐我的經驗豐富，
因此人家叫我鬼見怒！
參見都管。

李榮：賈先生，請坐。

賈六：坐着，坐着，都管大人，將鄙人喚來有何見教哇？

李榮：李某有一事相求，事成之後定當重謝。

賈六：哎——！都管大人，您有什麼事，就儘管吩咐得啦，又何必客氣呢！嘿嘿嘿。

李榮：想俺李某雖有三四房妻小，怎奈缺少趁心如意之人，有意請你給我物色一個美貌佳人，事成定當重謝。

賈 六：怎么着？大人你要找一个美貌佳人？

李 荣：正是。

賈 六：我想您这身分，只有咱们杭州府三大美人，才能配得上啊！

李 荣：啊……是哪三大美人？

賈 六：都管大人听了，

(念) 钱塘三美色，芳名贯苏杭，

一名徐文哥，一名刘慧娘，

还有孙珠姨，貌美世无双。

慧娘正妙龄，活潑又聪明，

腰似苏堤柳，粉面赛芙蓉。

文哥更可爱，多艺又多才，

纤手绘丹青，引得蜂蝶来。

珠姨性温和，美妙赛嫦娥，

柳眉如翠羽，俊眼似秋波。

这杭州三美娘，真是倾城国色香，

若得而比翼效鸳鸯，胜似巫山楚襄王。

哈哈。

李 荣：啊！这三个佳人都合我意，但不知如何弄到我手？

賈 六：唉，好倒是好，可惜她们都有了主啦！恐怕难以到手。

李 荣：你一肚子计谋，想个办法才是。

賈 六：想个计谋，您要知道那孙珠姨是许配给开生药店的

刘秉义的兒子刘璞为妻，刘慧娘是许给裴九的兒子

裴政，那徐文哥是许给我外甥孙玉郎啦。这几个人

都不大好办，尤其是裴政是个武秀才。

李 荣：哎——，照你这样说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？

賈 六：真是有点不好办。

李 荣：我看你这个足智多謀的人，鬧了半天也是个紙糊的灯笼。哼！

賈 六：都管大人，您先別着急，讓我想想看。（打背弓）我想他們三家虽然早已訂亲，可是都还没过門哪，只要使上一个小小計策，讓他們自行拆散，弄一个到手似乎不成問題……对！（轉向李荣）我說都管，全弄到手恐怕不成，弄一个倒还有些把握。但不知您喜欢那一个呢？

李 荣：要娶嗎，就先娶那刘慧娘，你看如何？

賈 六：这个……慢着（旁白）哎呀且住！想那刘家平日与我很少往来，又如何下手呢？哎！有啦，倒不如把我那外甥女孙珠姨許配与都管。想我賈六要是攀上他这門亲戚，岂不是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貴嗎？对！就是这个主意。

李 荣：啊，賈先生怎么样啊？

賈 六：都管大人想那刘慧娘虽然长得不錯，可是比起孙家珠姨来，还差的多哪，倒不如将我外甥女珠姨許配給大人，都管大人意下如何呢？

李 荣：嗯！也好，就先把珠姨娶过府来，再想娶慧娘之策。只是这珠姨已許配刘璞，这婚事不知又怎样的退法？

賈 六：大人但放寬心，鄙人自有妙策。想那刘璞自幼多病，早晚必死。只要我向我那寡妇姐姐說上三言兩語，保險能把刘家婚事打退。到时自当备上一乘小轎亲送甥女过府，都管你看如何？

李 荣：真是妙計，哈哈！这里有白銀二十两，送給先生

劉人二：拿去吃酒，事成之后，当再重謝。

賈六：多謝都管，嘿嘿嘿，到那耐咱們就是亲戚啦，还用感不感客气嗎？

李榮：哈哈，倒也算得一門亲戚。

賈六：告辭了。

李榮：正是：准备玉籠藏錦雉，（下）

賈六：捉来还要費心机。（下）

第二場 催 亲

裴九：（念）学就岐黃术，

为人除病苦。

老汉裴九，祖居錢塘，行医为业。不幸老妻下世，家中只我父子二人相依为命，小兒裴政，自幼喜文嗜武，頗知上进，得中本府头名武秀才。只是我每日在外行医，家务无人料理，想早年曾与我兒訂下一門亲事，乃是刘秉义之女，名喚慧娘。如今他二人俱已长大成人，我有意将那慧娘娶过門来，也好丁却我一桩心愿。不免将我兒喚出，商議，商議。我兒哪里？

〔裴政内声：来了。上。〕

裴政：（念）自幼习文又練武，

愿学孙武掌兵符。

参见爹爹，

裴九：罢了，一旁坐下。

裴政：謝坐。啊，爹爹，将兒喚出有何教訓？

裴九：兒啦，自从你母下世，家中只有你我父子二人度日，为父每日出外行医，吾兒終朝校場練武，家事无人照料，为父有意与吾兒完成花烛，你意下如何？

裴政：啊！爹爹，如今孩兒尚在年幼，况且功名还未成就，不如再等上三年五載不为迟晚，望爹爹三思。

裴九：兒啦！有道是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吾兒难道不曉得嗎？

裴政：爹爹！

(唱)爹爹在上容兒稟，

細听孩兒說詳情，

并非我有意違父命，

只因孩兒尚年輕。

理当立志求上进，

习文練武苦用功；

有朝一日干戈动，

投笔从戎显威名；

封侯拜将归故里，

那时再与孩兒把亲成。

裴九：兒啦，

(唱)难得我兒有騰云志，

不負为父一片心。

怎奈你母下世早，

父子二人度光阴，

家中缺少賢內助，

吃穿事事須求人。

吾兒本性多孝順，

你就該遵父命早日結婚姻。

裴政：孩兒遵命，但凭爹爹做主就是。

裴九：这才是孝順的兒子，你好好看守門戶，待为父刘家走走。

裴政：是。（关門下）

裴九：（念）正是：只为吾兒婚姻事，
費尽老夫一片心。

来此已是刘府，待我上前叫門。刘亲翁在家嗎？

〔丫环上。

丫环：（念）門环連声响，
必是客來訪。

誰呀？（開門）

裴九：煩勞通稟，就說裴亲家前來拜訪。

丫环：是啦！有請老东家。

〔刘秉义上。

刘秉义：哽喉，

（念）开葯鋪与人為善，

教兒女慰我晚年。

何事？

丫环：启稟东家，裴家老爷前來拜訪。

刘秉义：啊？裴亲翁來了，待我出迎。（出門迎接）裴亲翁！

裴九：刘亲翁！

刘秉义：啊，哈哈。

裴九：啊，哈哈。

刘秉义：請進。（坐下）啊，裴亲翁，今日駕臨舍下为了何事呀？

裴九：老朽特为你我两家亲事来的呀。

刘秉义：亲翁，莫非就要搬娶？

裴九：正是为此前来商議。

刘秉义：这个……待我喚出我家婆兒大家一起商議。

裴九：哈哈，亲翁，你这惧內的毛病，还没有改呀？

刘秉义：取笑了。丫环，有請你家太太。

丫环：有請太太。

〔王氏上。門外唱上。〕

王 氏：哽哼！

（念）老头稟性脾气好，

家里事全仗我操劳。

哟，亲家来啦，亲家你可好哇？

裴九：我好，亲家太太可好？

王 氏：我也好哇，亲家快請坐吧。

刘秉义：啊，夫人，裴亲翁乃是为咱两家亲事来的，就要迎娶我們的女兒慧娘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

王 氏：哟，亲家呀，我們家人手少，丫头年紀又小，我看还是等一年半載的再說吧。

裴九：啊，亲家太太，我家比你家更是缺少一个主持家务的人呀！况且慧娘与小兒裴政都已长大成人，迎过門去，一来了却我这做父亲的一桩心愿，二来我这个家么，也主持有人了，还望亲家三思。

〔慧娘暗上，听，羞下。

王 氏：我說亲家，你可不能光为你家打算，你也應該替我家想想呀！

裴九：請講！

王 氏：你讓我家走一个，也應該讓我家添一个呀！

裴九：哈哈，亲家太太真会說話，莫非讓我到孙家为你家刘璞催娶嗎？

王氏：亲家，真是聰明人，一点就透。話說明了，只要我們璞兒把媳妇接過門來，馬上把慧娘送到你府，你看如何？

裴九：也好，不知你家在何時搬娶？

王氏：（想）本月十六日是个大好的日子，就是十六吧！

裴九：就依亲家，可是我家迎亲也应訂下个日期才好啊！

刘秉义：理当如此。丫环，拿曆書來！

丫环：是。（取曆書上）

刘秉义：亲翁請看，本月二十九日是个好日子。

裴九：好，就是这个日期吧，告辭了。

（唱）辭別了亲翁出府門，

再到孙家走一程。

請。（下）

刘秉义：（唱）但愿得兒女婚事安排定，

王氏：（唱）我早娶兒媳妇早抱孙孙。

刘秉义：哎呀！糟了，糟了。

王氏：你这个人怎么啦？娶媳妇嫁閨女都是好事嘛，糟了

糟了的多不吉利呀！

刘秉义：唉，你那里知道，兒婚女嫁这两桩喜事都要用錢，只是眼下鋪中不便哪。

王氏：唉，你真是死心眼，讓咱們孩子到他姥姥家去，暫且借点銀两不就得了嗎？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！

刘秉义：这倒是个好办法。

王氏：那你就快办去吧！

刘秉义：是是。（下）

王 氏：丫环，你家姑娘呢？

丫 环：上后花园玩去啦。

王 氏：你去叫她到我房里来，我有話和她說。

丫 环：是。

〔王氏，丫环分下，刘慧娘边唱边采花上。〕

慧 娘：（唱）刘慧娘，我今年，二九一十八呀，

心兒灵，容貌俊，是誰人不把我夸呀。

我爹娘，他給我，自幼把亲定呀，

听說是，老公爹，就要把我搬娶到他家呀。

慧娘我，心眼里，又是喜欢又是怕呀，

〔丫环暗上。〕

也不知，女婿他，人才品性是怎样呀。

倘若是，相貌醜，性情怪，可活活气坏了小奴家呀，

丫 环：（接唱）他人才好，品性端，你們二人是天上一对地下一双呀。

慧 娘：我打你，你吓我一跳。

丫 环：小姐，太太叫你呢。

慧 娘：有什么事兒呀？

丫 环：您这不是明知故問嗎！

慧 娘：梅香，你說……他（丫环接“呀”）……好不好啊？

丫 环：我不說。

慧 娘：为什么？

丫 环：我怕你鬧，我受不了。

慧 娘：我保証不鬧，还不成？

丫 环：真的不鬧？

慧娘：誰要騙你是个大……

丫环：好，那我就告訴你，你的那个他呀，名叫裴政，是本城的武秀才，你想想練武的人嘛，一定是傻大黑粗很难看，听說粗眉大眼，絡腮胡子，麻子臉，两只手賽磨盘，八百斤重的大香爐，他举起来好象鬧着玩，动不动就把脾气犯，打起人来沒个完。

慧娘：哎呀，我的媽呀，可吓死我啦！（跑下）

丫环：小姐，小姐，快回来，我跟你說着玩呢。咳，可糟啦！她怎么当了真的了呢！小姐，小姐！（追下）

〔王氏上。〕

王氏：（面露喜色）

（唱）老身我一陣陣喜在了心，

眼瞧着双喜就要来临，

下个月要把閨女聘，

这个月要把兒媳接进府門。

梅香！

〔梅香外声：来啦。上。〕

丫环：太太叫我有事嗎？

王氏：讓你請的小姐呢？

〔慧娘气上，不語。〕

丫环：这不是来了嗎？

王氏：（看慧娘）孩子，你这是怎么啦？和誰鬧气来？媽的宝贝呀，快給媽說說！

慧娘：哼！我不說，您淨騙我。你們把我許給一个傻大黑粗的人，你老偏心眼，还說疼我呢！

王氏：傻孩子，你听誰說把你許給一个傻大黑粗的人呀？

〔慧娘指丫环，丫环暗打手势不讓說。〕

王 氏：孩子，別听他們胡說，媽媽疼你还疼不够呢，那能把你許給一個傻大黑粗的人呀！你女婿可俊俏着哪！

慧 娘：你騙我，我不出嫁，我守你一輩子。

王 氏：孩子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古有常禮，難道爹媽還能养活你一輩子嗎？

慧 娘：媽，你不疼我啦，我捨不得離開你。

王 氏：不要鬧，听媽的話，老大不小的啦，讓人家知道笑話。媽疼你，走，跟媽看你嫂子的和你的嫁妝去。

慧 娘：不，我不看那些討厭的東西，我死也不出嫁。（哭）

王 氏：好啦，別哭啦，再哭媽要生氣啦！走吧。
〔王氏拉慧娘下，丫環隨下。〕

第三場 挑 唆

〔賈氏，珠姨同上。〕

賈 氏：（唱）遭不幸兒的父早年亡故，
撇下了母子仨伶仃孤苦。

珠 姨：（唱）每日里在堂前侍奉老母，
玉郎弟南學房苦讀詩書。

賈 氏：（唱）但愿得與兒女早完花燭，
不枉我這幾載吃盡辛苦。

〔裴九上。〕
裴 九：走哇！

（唱）裴九我一路走來心暗想，
不由得一陣陣喜氣洋洋。

适方才我去催娶刘家女，
那刘家又要我催娶孙家姑娘。

两家的喜事都是一样，
娶媳妇嫁闺女分所应当。

行走之間来的快，
不觉来到了孙家門旁。

孙大嫂在家嗎？

賈氏：誰呀（出門）喲，原来是他裴老伯，我家又沒有病人，你干什么来啦？

裴九：孙大嫂取笑了，我是給你道喜来的呀。

賈氏：喲，我这寡妇失业的有什么喜呀！快請进来吧。珠姨，快給裴老伯看坐倒茶。

珠姨：裴老伯，請来用茶。

裴九：啊！大嫂，这孩子越发的出息了。

賈氏：承您夸奖。

裴九：为何不見玉郎，哪里去了？

賈氏：南学讀書，还没回来呢。

裴九：这就是了。

賈氏：他裴老伯，您知道我是急性子人，刚才您說我有一喜，这喜从何来呢？

裴九：孙大嫂听了，

（唱）大嫂不必犯急心，

听我从头說原因，

只为我兒婚姻事，

清晨刘家去催亲，

非是亲翁不应允，

他言說他的兒也該早完婚。

因此托我到貴府，
特地前來報喜音。

賈 氏：他們打算多咱迎娶呢？

裴 九：就在本月十六日。

賈 氏：日子太緊了些吧？

裴 九：啊，孫大嫂，有道是早辦喜事，早鬆心哪！

賈 氏：……好，就這麼辦吧。

裴 九：如此告辭了，

賈 氏：他裴老伯，慢走，不遠送啦。

裴 九：請。正是：

（念）劉家迎進孫家女，

我家娶來劉姑娘。

哈哈！

〔裴九下，正遇賈六上。〕

賈 六：哎，這不是裴先生嗎？我姐姐家誰病啦？

裴 九：你姐姐家並無病人，我是這裡來催親的呀。

賈 六：催親的？噢，哈哈！請便吧。

裴 九：請。（下）

賈 六：哎呀呀，這老東西到先我一步了！事不宜遲，趕快見了我姐姐，問個明白，再做道理。（進門）姐姐在家嗎？

賈 氏：喲，兄弟來啦！快請坐吧。

賈 六：好說，好說，姐姐你們都好哇，喲，外甥女更長的漂亮啦。

賈 氏：我們都好，我說兄弟，你今天怎麼閑在了，想起來看看你姐姐呀？

賈 六：姐姐，是您不知道，我在李都管府內，上上下下大

事小事都得我操心，实在忙的难以抽身哪。

- 賈 氏：姐姐也沒怪你呀。
- 賈 六：我剛才門口遇上裴老先生，他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呀？
- 賈 氏：他是为你外甥女的婚事来的，人家刘家催娶来啦。
- 賈 六：哦，是要催外甥女过門哪！姐姐，我这可得給你道喜呀！
- 賈 氏：咱們同喜，
- 賈 六：不錯，正是同喜。
- 賈 氏：我說兄弟，咱那外甥女婿，你看見過沒有哇？
- 賈 六：見過是見過，刘家那孩子人才是人才，文才是文才，就是……
- 賈 氏：就是什么呀？
- 賈 六：哦哦，沒什麼，就是身子单薄点。
- 賈 氏：我說兄弟，你干嘛跟姐姐說話还吞吞吐吐的呀？
- 賈 六：姐姐那里知道，那刘璞得的乃是干癆之症，如今旧病未愈，新病又起啦！
- 賈 氏：這話可是真的嗎？
- 賈 六：小弟怎敢欺哄姐姐，常言說的好，“干癆、气鼓、噎，閻王請到的客”，倘若那刘璞有个三长两短，豈不誤了外甥女的終身了嗎？
- 賈 氏：哎喲，这可糟啦！
- 賈 六：姐姐，难道你忍心讓外甥女年紀輕輕的守一輩子寡嗎？
- 賈 氏：哼，我这一輩子寡還沒受够，还叫我女兒受！
- 賈 六：着哇！
- 賈 氏：兄弟，快給姐姐拿个主意才是呀！
- 賈 六：叫我說，不如趁早打退這門亲事，另外找个有財有